

兩次受傷的耳朵
— 馬勒古的獨白

客西馬尼園的夜又歸於平靜。
雜沓的脚步聲漸漸遠去了。

我的內心卻總不會平靜。
緩緩的走着，落在隊伍的後面。
—我算不算同路人？...
這次回去沒有功勞可報，
沒有賞賜可領，
又何必趕在別人之前，
去作撒督的兒子亞希瑪斯！

我想着今夜的事，好險啊！
這顆頭顱沒有掉落在加利利人的刀下。
我摸摸右耳，早已經不痛了；
連傷疤都沒有，跟原來的一樣！
不，不是夢！這真是神蹟！

我這雙耳朵又長又大，
受盡了人家的嘲笑；
他們說：那是驢子的耳朵，
亞波羅的傑作，裝在了波斯王 Midas 頭上，
作為他不會分辨銀笛美音的懲罰。
唉！我可不正是米達斯嗎？
不但不會分辨聲律的美惡，
偏又愚笨的愛金子，夢想觸手成金；
等到食物和飲水都變成金子，
我還能多久享受？
只好哀求酒神收回他的禮物。（注）

我記得：我的右耳曾受過傷...
為了過更好的生活，我賣身投靠
進入大祭司亞那府上作一名奴才。
只過了一年多，他就
把一名可愛的小婢女賞我作老婆，
接着，一年後生下一個胖兒子，
跟着下一個是漂亮的女孩。
你想，我還走得了嗎？人有了家！
如果我要得自由，離開那裏出去，
妻子和兒女都得留下給主人。—

而且何處尋覓舒服的生活？
噢，我想都不敢想！

有一次，我作了不自由的選擇，
向主人提出了申請：永遠作奴才。
大祭司穿上了他華美的衣裳，
也給我穿得很像樣，
帶我站到了門框旁。
大祭司比平常更仁慈的看我笑了一笑，
先照例宣讀了摩西的律法典章(參出二一:1-6)；
我到今天還記得，那聲音優雅，字正腔圓。
他說：我兒啊！你服侍我六年已經滿了，
你的妻子是我的，兒女也是我的，如果
你要出去，可以自由請便。
我說：不！我愛您，我仁慈賢明的主人—
(我的心有些責備我的謊言，但沒有辦法啊！)
我也愛我的妻子兒女，
我情願留下一生作您忠貞不二的奴才！

大祭司說：“這可是你自己的志願，
我看出你是被我偉大的愛所感動，
才作出這聰明的正確選擇！
你不再是馬勒古(“王”的意思)！
凡事得聽我的調遣和命令—你是屬我的！
自然我不會濫用鞭子，
我所說的都是真理，不許思想，也不許置辯。”
說完，拉着我的右耳用錐子穿通在門框上。
實在說，那傷並不怎麼痛，
更痛的是我受傷的良心和尊嚴。
傷痛不久就忘記了。
我成爲大祭司忠貞的奴才，
聽他的命令行事；
特別是當主人面的時候，更有必要那樣作，
不問自己願意不願意，不問別人感想如何。
我幫大祭司巴結官府，欺壓百姓，
作政治上的應聲蟲，傳聲筒，好聚斂金銀；
我憑着大祭司的權勢使
耶路撒冷的百姓咬着嘴脣不敢亂講話，
我也努力使自己的良心默默無聲。
多麼威風呀！我是宗教領袖的銳爪利牙，
嘿！去客西馬尼園捉拿那
善良無辜的耶穌，我也走在最前線。

現在，同一隻耳朵受了新傷，
被加利利漁夫的利刃削落在地上一
我怎能忘記呢？
正是我們要去捉拿的那位，
伸出他的手阻止湧上來的人，
又彎下腰拾起那片耳朵，
在橄欖樹葉的夜露上洗擦去泥污，
小心的安放在原來的頰旁；
我記得，內置溫暖柔和的手，
慈愛的撫摸治好了它，
使它沒有血跡傷痕，連
聽覺也跟從前一樣。
然後，他從容的伸出雙手，讓我們的冰捆綁。

現在，我這兩次受傷的耳朵
該聽誰的聲音呢？
誰是我的主人，誰是我生命中的王？
這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問題，竟然使我的心，
再也不能平靜下去；
我一直聽說，我自己也照樣說，
那拿撒勒人耶穌是迷惑人的，
我努力見證：法利賽人和祭司們都不受他騙；
但我現在要重新思想，自己好好思想：
他沒有作過任何壞事，也沒有說過任何惡言；
更不平常的，是他的慈祥，他的莊嚴，
他在受危害的時候，仍然愛他的仇敵，
使我不能不相信，祂是真神的兒子...
唉！不僅是我的耳朵，
我的心也給了祂，
我也該重新衡量自己的主權。

注：見 Publius Ovidius Naso(43 BC-AD 18)The
Metamorphoses, Bk XI.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